



# 老家的年味

◆江南春雪

过年还是在老家有味道。时令进入冬季,秋粮入仓,圈里的猪儿也赶着追肥,读书的娃儿也快放假了,寒气与冷风如期而至。南方的冬天没有北方漫长,但感受到的寒冷不比北方差到哪儿去。农人们少出去劳动,男人往往在家修理农具,给散风的牛圈加块板子,或是帮帮寨上的大婶大妈家修建明儿娶媳妇的新房,而年轻的小伙姑娘们便是三个一堆五个一群打牌玩扑克。年过六旬的父亲闲着没事,扛上把锄头去后山坡上办洋芋土,赶着春节前栽完冬洋芋好生过年。母亲开始忙碌起来,一早起来生火把猪食煮了给人弄饭。吃完早饭就洗碗抹桌子,待收拾好屋里的一切,冬阳已爬上窗头。隔壁的婶娘,村头的大妈,拿着剪刀浆糊,还有针线杂布之类,过来与母亲一起打布板鞋。在那样一个年代,孩子过年穿的新鞋都是自家找来破布、拆了旧衣服纳了鞋底,往往是当妈的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缝制出来的。记得每年的春节,母亲都要为我们姊妹每人缝一双新布鞋,而父亲和我往往要纳上两双:母亲说父亲天天做活路,而我爱跳鞋子费事些。有时夜里醒来,看见母亲一人在灯下缝着布鞋,右手来回在灯光下划出一道道弧线,有时还瞧见脸腮边一颗颗汗珠滚落下来。过了多年我才知道,为缝制一双布鞋,母亲要熬多少夜、缝多少针,一双普通的布鞋,凝聚着一个老人对孩子多少无悔的爱。

进入腊月,春节的脚步临近,过年的“味”开始在空气中弥漫。山坡上栽洋芋的人们多了起来,除了在家煮饭的,往往全家上阵,大人挑粪挑灰,稍大一点的孩子背洋芋种,十来岁左右的孩子也帮着背点灰或是拿上几斤洋芋种,从早上到天黑,没有哪一家闲下来。河里洗衣服的媳妇多了,到中午后两边河坎都是,一背背一盆盆地洗,有老人,更多的是小孩,偶尔也有洗奶奶片子的男人,这往往便成为媳妇们开心的笑料。

要说腊月间什么人最忙,恐怕就是做母亲的了。除了上地栽洋芋、做饭、纳鞋子之类的事外,准备年货多半也要落在她们身上。孩子要有新衣服新鞋子新袜子,家里要推的绿豆粉、煮的米酒、整的粑粑,屋内要打扫卫生,去舅家拜年要准备点礼物,过年要给外地的亲戚多少红包,往往都是母亲来张罗;我们能够帮上忙的只是打扫卫生、洗洗衣服之类的手面活。父亲当然也不会闲着,年猪什么时候杀,白酒打多少,对联写什么,都是他来考虑和决定的。

随着春节一天天临近,外出打工的人陆续回来,有穿着比城里人还“洋气”“花哨”的女子,有嘴里叼着外地烟的小伙,也有出门时就穿着那件衣服回来的男人……不管在外赚没赚到钱,他们回来的一个目的都是过年。于是乎,村里每天差不多都有外出的人归来;也都有人在桥头等候人归来,帮他们拿行李,看看带来的东西。大方的会买些糖果哄小孩子们欢喜,见村人就发袋烟,舍不得抽的鼻子嗅嗅就放在袋里了。家境差一点的进屋后就不出来,只在晚饭后在自家院坝边站站,在家呆几天后再悄然露面。当然,最高兴的是放了寒假的孩子们,作业几天就赶完了,从早到晚就是打仗、捉迷藏,除了吃饭就是玩,似乎要把一年该要的时间都抢回来,无论是大年级的还是小班的,都能在腊月这不短不长的时间里享受着孩童的快乐。

进入腊月二十,过年的日子近在咫尺,腊肉味柴火味交杂在一起,弥漫在空气中,无论走到哪家,看到的都是忙碌身影。有一早就杀过年猪的,有用花壳、柏木杈炖腊肉的,有推绿豆粉的,也有还去坡上栽洋芋的。家家都忙着,人人都有活路;就是五六岁的小孩也派上了用场,陪着大人去地里收菜。在村人们看来,大年三十前的这几天怕是一年中最高兴又最高兴的时候了。

父亲一早起来就去地里整猪草,早饭后劈柴火,然后去整地,快到吃夜饭时还在地里劳动;母亲则从早上开始就没停下来,挑水、做饭,到寨上借东西、推米面,每天要做什么都有算计,看上去是忙,但一点都不乱,一切就像在进行一场有规则的竞赛,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一切都在母亲的指缝里。那时我年龄还小,

帮不上忙,整天就是与小伙伴们打仗,打三角板,饿了悄悄溜进屋扯块干筋肉吃,后来母亲发现后,知道是我干的,就把肉藏了,直到过年有客人来时再拿出来。

到了腊月三十,也就是除夕,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河沟。天还没亮,有人就到河边搓洗衣服,清脆的棒槌声响彻天宇,好似一声声喜庆的鞭炮。午饭过后,河沟边上慢慢就挤满了人,除了洗菜、洗衣服、冲刷农具,更多的是破鱼、杀鸡、刮猪脚等等。按照过年的习俗,三十夜是吃团圆饭,一年中最好吃却最舍不得吃的东西要拿出来,一家人围在一起共同分享。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期生活还不是很好,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不外乎杀只鸡、煮条鱼,或是吃根猪脚,而相对困难一点的家庭就只是炒碗肉、煮碗豆腐、配个白菜,全家人吃上白米饭了。天还没亮,早一点的人家开始吃年夜饭了,土制火炮炸响在天空,闻声的孩童蜂一般跑去捡火炮,炸声此起彼伏不断炸响,空气中的硫磺味也越来越浓,在屋外站久了会感到鼻呛。

年夜饭吃得晚的,往往要待到天擦黑。记得我们家几年便是如此:过年要做的事在中午就差不多做完,屋里洋尘已打扫,白菜洗了,母亲早就开始做晚饭,哥也写好对联,两个姐姐也已晾晒好衣服,就只等父亲来主持烧纸后吃饭了。然而父亲是个好劳动的人,从年初到年尾都在坡上或田里,天擦黑了也不见回,村上多数人家都已吃过年夜饭到桥头来耍。母亲不时叫我到院坝边,见到父亲扛着锄头要进屋了,我就飞一般跑去告诉母亲,大家帮着把菜摆好,准备好香和纸。父亲洗了手,来不及换衣服,就来到堂屋给祖宗烧纸。纸一燃,哥就在门外点烟火,父亲退了酒就开始吃年夜饭。父亲习惯坐堂屋桌子,而我们几姊妹抬着碗来点菜就跑到外面来了,父亲偶尔会说我们不像话,吃饭都不在堂屋里吃。

初一对老家的人来说是个严肃而又欢快的日子。从我能记事起,初一就是给祖宗上坟,我们当地叫“上亮”。因为年三十夜家家户户灯都亮着,夜里到十二点还要准时燃纸、放火炮,村里人多数都是坐到深夜才睡,打牌的就往往坐到天亮。

给祖宗上亮不是哪一家的事,而是一个家族一家人的事。往往八九点钟,族间就有人来喊了,母亲早已起来煮好早饭等我们。坐了夜的我们总是不愿起来,直到听到父亲开始在灶房说起母亲来才起来,抹把脸就吃饭。母亲已准备好上亮的香和纸,火炮往往要由父亲来确定,哪座坟上放挂,哪座坟上只插支香,在那个经济拮据的年代,钱就是从这样的细节里省出来的。待准备好一切,还要等族间的到来,哪一家都不能缺,各家带好东西,等到全部到齐了,才由最年长、辈份最高的发话出发。我们的祖宗都安埋在对面的狮子山上,每年都要来,孩子们都记住了,往往跑在“队伍”的最前面。大家到了坟地,烧第一柱香,燃第一张纸是从与这个家族关系最亲近的开始,不是辈份最高的。只要纸开始燃,火炮就响在唱歌,在“跳舞”,实在热闹极了。走了这个坟头再到那个坟头,一大家子人,多的二三十人,少的也有七八个,一直要走完每个祖宗的坟头才算结束。当然也有家族单传,就是一家三五个人,不管在路上还是在地里碰见,都互相打招呼,人少的时候格外客气。那时我不会抽烟,往往一路下来,手里烟都拿满了,回家后便拿给父亲,算是对他的孝敬吧。母亲从不与我们一起上亮,那些当婶、当伯妈的也不,她们往往就聚在我家门口摆摆话,看看对面坡上我们上亮。如果家族大,上亮的地方分散,有的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上完亮,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自由的了,可以走亲戚,可以打打牌,也可以吹吹牛、吃瓜子,反正时间交给了你,干什么不干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父亲、母亲都不会“干涉”。我记得,上完亮后的这段时间是过年中最为自由的时间。

初二相对初一来说,显得有些规矩,有点庄重。这一天早上是吃老爷酒,也就是敬老酒。敬老酒用的祭品多数是猪老壳,也有家庭困难用血肉来代替的。初

一吃过晚饭,早一点的人家男人们提着猪老壳来到河边,不干别的,就是刮猪老壳,刮猪老壳是当父亲的事,别人好像是不能代替,怕是因刮不干净而得罪了“神”,在村人看来,这应该是男人的特权。猪老壳刮了晚上还要蒸熟,时间不能太早,却也不能太晚,把握好火候十分重要。父亲一般是在凌晨的二三点钟,我们还在熟睡,往往被他在灶房里烧柴的声音弄醒,房间里弥漫着水蒸气,父亲吸着烟坐在灶房的长凳子上,一边抽烟一边烧火,不敢走开半步,最怕把猪老壳蒸糊了,不光是挨骂,还要被族间人开“玩笑”。我听说过几次,村上有一人,猪老壳还没蒸好就去打牌,打到散后才想起猪老壳还在锅里,回来看时已经糊了一半,险些把锅都烧炸了,惹得媳妇骂骂一顿不说,初二老爷酒也不好意思拿出来。也许是有了一些教训,对蒸猪老壳从来都是大人的事,小孩是挨不到边的,而这样的活,往往便成了父亲的专利。

吃老爷酒比较早,哪家先准备好了,就一家一家去喊,家里的男人都是要参加的,包括我们小孩子在内。待族间人都到齐了,最受尊敬的长者才开始燃纸,待退了酒,火炮一放,就可以吃老爷酒了。你一小杯,我一小杯,不喝的,就随便割块肉吃,小孩子最喜欢的怕就是瘦肉块了。沾点盐,吃起来十分香,主人家看似高兴,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心痛”,在生活艰辛的年代,能够吃上块别人家的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吃完这家再到那家,一家一家地挨起吃,从第一家开始,加入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到倒数几家时,家族大的有三四十人,堂屋里人都站不到,有的站在院坝里,主人家把水果、瓜子抬出来给大家吃,这样的家族往往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吃完老爷酒,即使再能喝的男人们也略有些醉意,酒量差的自是早“趴下”了,当然不喝酒的不会醉,但摆起吃老爷酒的事来那是眉飞色舞。整个早上,全村人都沉浸在芬芳的酒分子中,对于劳动了一年的男人们来说,这一天是属于他们的,是属于他们尽情酣畅豪饮的一天。

过年的时钟走得像比平常要快点,转眼就到了初三。对于村人们来说,初三就是过年的最后一道门坎。该走亲戚的走亲戚,该去舅家的去舅家,该去串门商量外出务工的去串门,大家开始忙起来,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东西走亲访友了。昨天还是人声沸腾的村子,到下午3时便显得有些“冷清”,往往只看见母亲这粉年龄的人留在家中,天还没黑便煮碗粉吃后来桥头站站,与村人叙叙、摆摆。作为小孩的我们,走亲戚是件很高兴、很乐意的事,不光是能吃到好东西,回来时还能包上好东西,舅爷舅娘说不定还会打发个红包,尽管这样的红包可能就是二角钱,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欣喜和骄傲。

对于村人们来说,过完初三就算是过了小年,就可以算作和去做新的一年要做的了。只要不是出远门,干什么事都可以。男人们往往上坡栽洋芋,到地里除草,挑粪去追肥,女人们则在家里洗衣服、被条,为即将出门打工的男人做些准备,只有个别像我堂叔的懒汉,拖着双球鞋,抱上个烘笼,吸着草烟,从早到晚在河堤边走走去。

到了初五六,年就算是过完了。随着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一啷啷地离开村子外出打工,喧闹几日的村子开始安静下来,年味也随着大批村人的外出而冲淡开去,河沟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偶尔有村人来洗洗菜、洗衣服,倒是岸边的柳树有些等待不及,开始冒出鹅黄色的嫩芽,只等春风一夜吹来便花开一河了。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村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对于过年的期待日渐淡了起来,即使是孩子们,已成大人的我们从他们身上似乎也感受不到太多以前的情景,这不是一种年龄或记忆的差别。自从到了县城上班,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对于老家的情感与记忆也渐次模糊起来,说到每年的春节,无非与家人一起吃顿饭,给祖宗上上亮,抑或有时间去舅家小坐,这便成为春节的全部。当然,每个人对于春节都有其自身的体会,时代不同,时期不同,个人与个人不同,环境与环境不同,在变化着、发展着的时光流逝中,我对老家的眷念如醇香的美酒,对于春节的“味”餐总觉得在老家才“吃”得到。

2012年一个仲夏之夜,母亲因病离开了家,自那时起,我总觉得家里缺少了点什么,虽然父亲安在,老家的房屋还在,乡亲们的音容还在,但我心里总是落空空的。每年春节回到老家,过完初二便回来了,好像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步行在既熟悉而又陌生的路上,脑子里浮现的总是记忆里的村庄,怀念中的母亲,还有小河边清脆的流水声响。现在想来,之所以对老家的年味感觉一天一天地稀薄,是因为母亲不在的缘故。

家是一种情节,老家是一种念想。

# 诗行中南门

◆朱晓东

在某个下午的茶会  
中南门一间  
无名的地方  
只一刹那  
把一年  
聚成一点  
天空脆裂  
一张蜘蛛的网  
扑面而来  
把这个没有雪的  
凌晨一点  
他们叫作  
冰裂  
把我从颠沛中  
走来的样子  
在灶房的长凳上,一边抽  
烟一边烧火,不敢走开半  
步,最怕把猪老壳蒸糊了,  
不光是挨骂,还要被族间  
人开“玩笑”。我听说过几  
次,村上有一人,猪老壳  
还没蒸好就去打牌,打到  
散后才想起猪老壳还在锅  
里,回来看时已经糊了一  
半,险些把锅都烧炸了,惹  
得媳妇骂骂一顿不说,初  
二老爷酒也不好意思拿出  
来。也许是有了一些教训,  
对蒸猪老壳从来都是大人  
的事,小孩是挨不到边的,  
而这样的活,往往便成了  
父亲的专利。

美人多如月  
冬天的月亮  
更白  
因为雪  
冬天的美人  
更冷  
因为月亮  
有点残缺  
夜空更加远  
我抬头看见你  
不远的背影  
在陈家巷把我和风  
重叠  
只是这一场雪

落不过十二个时辰  
就化了  
变黑  
撑一把汉唐的纸伞  
哼一曲街头的小调  
踩几块青光的石板  
远处的几树河柳  
可否打听到你的名字

我是一个路人  
不小心  
撞见了你陈放的美丽  
在东山叶红的季节里  
落下一篇  
没有标题的小说  
而我跳动的心房  
太小  
装不下  
整条老街

钟点已经敲了三下  
那是教堂  
圣女在吟唱  
而我匆匆的一转身  
再回头  
只有

空空脚步在回响  
很多人  
把星星看成灯光  
灯光就是一城银河  
只有一个人  
一头九天落下的白发  
在每个季节的每一天  
把你的名字  
酿成一杯酒  
醉倒在  
月亮街半壁土墙里  
听你满堂胡话里  
吐出的真言

在锦江广场  
35楼的房间活着  
每一分钟都不是我的  
我是失去重心的孤儿  
朱家院子  
也不远  
只是没有时间回去  
每次我想家的时候  
我就抓起一把米  
把簷子屋剪断的脐带  
重新接起

# 再别——奉和伯爵先生《在贵阳》

◆张强胜

又是一别  
往回地铁上忐忑不安  
那空灵的声音——悠然  
而止  
不知这份告白和悠远  
依然饱含在无言的泪水里

北来南往  
老夫哪来这般柔情惬意  
轻轻的,提起今天放不下  
未来  
望不尽孤燕飞向雨雾茫  
茫的苍穹  
蓦然回首的靛影只在绿  
色的梦里

大小七孔  
山一程水一程,山水相  
依  
天眼宽容牛郎对织女的  
这番神往  
北站城不再是心的驿站  
了  
不知哪天哪几才会再  
有一别

# 冬之印象

◆周伟

断崖式的魔力扯起满天铅云  
铺天盖地 插上旋风般的翅膀  
寒潮就这样突袭 万物猝不及防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高原的衣妆 瞬间变得那么厚实

事实充分表明 无论季节怎么变化  
手机中的预报已被人们熟练掌握  
就像秋天里晾晒收成 先查查天气  
仿佛人们都具备未卜先知的功能  
但这个冬天 仍有爱美的女子  
在寒潮的节拍下傲然行走

这仅仅是寒潮的开端 在高原腹地  
雪还没有大驾光临 它似乎正在酝酿  
如何让一白千里的姿势刷新你  
我认知  
其实我知道 它来临是迟早的事  
只是让人们一再等待 渴望 期盼  
一点点地磨练耐心以及韧劲  
特别是孩童更需要有如是锤炼中  
成长

这个冬天 冷得那么自然  
一部分人围着炉火谈笑风生  
一部分人在城乡道路上不断穿行  
或许他们都有一个心愿  
把美好和幸福化成诗行  
然后再背上行囊 续写动听的乐章

冰和雪  
冬天的奇妙就在这高原一角  
冰凌已至 而雪却未飘飞  
满山遍野的凌条 晶莹剔透  
恍如大地骨骸 亦如大地亮眼  
手机上不时闪现交通方面的信息  
这个信息时代 凭借一部手机  
就可尽晓天下 人人都可成百事通  
而这个冬天 最关心的就是人间冷暖

据说有人前行的路比较艰难  
既然一时难以成行 那就静下心来

渴望雪的影子  
大雪节气之后  
终不见雪的影子  
寂寥之夜凭栏远眺  
寒潮笼罩着天空  
窗外霓虹点缀这座城市  
渴望一场大雪降临

寒风掠过双肩  
那片片金黄的树叶向世人诉说  
它们从秋天走来  
经历一冬的锤炼  
还将迎接生命的春天

有同窗发圈说迎春花开了  
这是不是时间不等人  
迎春花开之后  
人们将紧随冬的时光  
快步迈入春的殿堂

# 过年

◆杨殿忠

## 新年感怀

爆竹声声年复年,龙灯贺岁又当先。  
甲辰腊味藏心里,乙巳春光亮眼前。  
雪里梅花初绽放,河旁青草暗缠绵。  
东君静待清流涨,配合青蛇送福缘。

## 炸龙

烟花爆竹震云天,数里南街人万千。  
高举龙头追焰火,身姿矫健勇当先。

## 龙尾巴

假扮红妆喜出场,回眸一笑秀风光。  
迎来看客齐偷拍,龙尾依然也吃香。

## 舞龙

炮声高处,裸袒百人同。  
醉舞祥龙棍,勾魂不倒翁。

## 出龙

群龙汇演闹新春,锣鼓喧天爆竹频。  
流水行云飘逸至,含珠拜谒黎黎民。

## 龙凤呈祥

龙头献宝吐黄烟,凤尾妖娆可逆天。  
呈现端擎擎举技,祥云彩瑞舞翩翩。